



莫恃現在·當畏未來！

程文熙

——母死頻現奇蹟示我入佛教的實驗報告(續完)

六、由心所造——願皆看破，放下，向上，自在

其他宗教，祇是宗教而已。然在佛教，其教理被世人稱為佛學，也便是最深高的學術。如果認為是哲學，佛學則是哲學之哲學；如果認是科學，佛學則是科學之科學。觸發佛學最始的動機，是釋尊獨具慧眼，看見世間現象，都是「無常」的。經仔細研考，知道一切事相都在變化而虛妄不實，人生究竟是痛苦的。然又怕人們專講「空」，執着頑空，所以又有「非空非有」，「即空即有」的「中道」說法，以免世人誤解，陷於消極，就真的悲觀下去。消極悲觀者，缺乏正當認識，事不如意，生活無趣，志氣消沉，厭惡現況，甚至妄圖了此殘生。但這在佛教，是反對輕生，是反對自暴自棄的。釋尊會特別強調說：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！」以人身難得故，所以很是很着重人生，希望世人不要虛度光陰，而能有正道的人生，並把握時機能有至高無上的成就。被物質生活麻醉的人譏佛教為厭世，反自認今朝有酒今朝醉，自以為得計。其實這是目光如豆的淺識短見。正如在遠處小看泰山，不深入其中，拾級而上，是不知道泰山的氣象萬千。在佛門外，一如其他是門外漢，必須進入佛門，才能知道佛教的偉大，是另有其積極，另有其樂觀，另有其超獨特異的價值的。佛教說無常，是合乎至情的事實，但佛教不因無常而消極，反而積極的提出解決這個無常使成爲有常的辦法。釋尊了悟一切由心造，變化無常起於各種不同的因緣。依此而

修持正道，明心見性，無染無着，趣向解脫，是可以達到涅槃境界的。達到這境界，便真的「常」，真的「樂」；那時恢復了本來面目的真「我」，也就無在無不在永久處在一個「淨」的佛國了。至於佛教說空，有兩個意義：一是要世人了解各種形色，到頭終是空，這個假空，不值得留戀。一是說空，却不是說「沒有」了。無論如何，這個空的本身還是有，還是有個「空」存在。比如在此紙上所寫的這個「空」字，明明白白把這個「空」寫在括弧內，豈不是還是有着？但釋尊指示我們的，是這個空，不是虛妄之空，不是變化不常的空，而是一個真空，在這真空之中，有着妙有的存在。人們由無始以來，忽起無明——也是妄念，自己心性起了染着，就在六道中輪迴，生死不已。隨所業力，忽而天，忽而人，忽而修羅，忽而畜生，餓鬼，地獄，現出各種形色。如果一旦覺悟了，才知道所有形色，都虛妄不實，幻化不久，是假的，便希求一個真的有，永久的有，來充實這個真空。使這個空不是假空，而是真空。這時這個真有，這個久有，空而確有「有」在，這也就是人人本自具足的心性，也便是我們要珍貴保有的真如了。所謂了生死，亦即指此。這個無常和空的問題，合是一個問題，是宇宙的真理所在。其他說宇宙的，在儒爲天，爲理氣，爲太極；在道教爲道，西洋哲學家如孔德，也作真生命之說，但皆略具意念而已。然闡揚明確，解釋精當，有綜合，有分析，有譬喻，有實例，並不厭其詳爲世人說法達四十九年之久的，自有史以來，祇有釋迦牟尼世尊一人。人們講科學，

來歌頌真理與正義，歌頌佛陀的智慧與功德。所謂：「各以一切音聲海，普出無盡妙言辭，盡于未來一切劫，讚佛甚深功德海。」那麼：「即得成就三種決定，何等爲三？一定爲智人所愛，二定能以智如實答問，三定於人天威德最勝，無有虛妄，是爲三，若能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，後成佛時，得如來諸所授記，皆不唐捐。」

綜上，我們知道口業的利害之道了！言爲人之心聲，「聽其言，知其人」，我們對於說話應該多麼注意啊！孔子說：「小子聽之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，自取之也」。口業亦然，清淨的合乎真理與正義的口業，可以使人向上；而不清淨——雜穢的口業，足以使人墮落。換言之，前者無異是成佛作祖的要徑，後者則是引至地獄的先鋒。這麼，天堂與地獄之間，不是皆由自取嗎？怪不得唐書說：「禍福出于智懷，榮枯生于口吻」。我們既然不能閉口不語，事實上也不能做到不言不語，那麼，對於排在面前的道路，就應該加以慎重的選擇了，我相信聰明的人，必定爲自己選擇一條向上的，光明而平坦的康莊大道吧？然則，我們今後不但應該少說些冤枉話，多念幾句佛，並且，「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」。我們雖然不能和佛陀一樣：具無量智慧，以四辯八音來演說無上正法，使一切衆生各隨機宜地悟證解脫，得到口無失的功德。但我們總得向佛陀學習，使口業隨智慧行，弘宗演教，大作佛事，以微妙，柔軟，和悅底音聲來作覺世隔民的警鐘！轉昔日說妄語的口來宣說佛陀的真理；轉昔日說離間語的口來窺覷平等地教化衆生；用昔日說粗惡語的口來安慰每個衆生遍體鱗傷的心靈，鼓勵衆生向上進取菩提的雄心；用昔日說雜穢語的口來諄諄引誘衆生，攝受衆生；使狡獪詭辯的口，變成辯才無碍的口吧！要是這樣，保證你也就「言滿天下無口過」了！

為的物質生活；人們講經濟，為的欲望享受。人們為什麼祇迷在少樂多苦的生活，而不求常的生存呢？人們為什麼祇迷於微小暫短的享受，而不求大的享樂呢？釋尊所指示的，是常的生存，亦是大的享樂，為什麼不接受呢？不理會此旨的，是福薄。能理會得此旨的，方是大善根，方是大智慧。

佛法很易也很難，那要看能否用心，因為一切是由心所造的。臺灣本是荒島，東吳時稱為夷洲，孫權發心來開拓了。人皆讚美為寶島，這是臺灣同胞用心經營而成的了。我們由大陸應該泅泳來的，因科學家用心發明輪船飛機，便乘輪或更快的從空中飛來了。這一切一切，都是由心所造，都是衆緣和合而生。在二千年前，希臘人已意念着原子。此後由科學家不斷研究，終於在物質中找着原子，在原子中發現核子，因而發現了物質的能。發現了物質的能，遂有原子彈，原子潛艇，不久的將來更會有各種原子的應用。這種利用物質，和發現物質的能，却都是由心而造的。心是精神的能，原子是物質的能。比較相似而言，「心」也就是「能」。沒有「心」不可能發現其他一切一切的「能」。可以說，「心」乃是「能」中之「能」。祇要有一顆心來主宰，祇要有所想，都可以造出來。

過去認為不可能的，現在實現了。現在認為不可能的，將來或許會可能。你不可能，或許他人可能。六道中任何衆生不可能，佛菩薩可能。所有一切的心造，論到成果和程度，都不及佛菩薩所能的高大。佛菩薩豈特是全知全能，更是知中之知，能中之能。佛教的神通，暫不置論，就俗眼所見的，釋尊也曾示現過。釋尊以肉身飛升忉利天宮為母說法——佛陀的母親，在一千三百年前，實又難陀尊者翻譯地藏經中，稱為聖母。——聖母兩字是佛教早已用的名詞——說了三個月，又

飛降回來。這以肉身飛去飛來為母說法，為今五億佛教徒所讚頌，乃是釋尊用心所造，在人世間一種至高無極的心能表現，也就是給世人以一個示範。使無常成為有常，使頑空成為真空妙有，凡用心修持的，以即世間而超脫世間，是可以達到自在自如的成就的。在佛教的心能成就，是超科學的，其所成就，祇有自己去體驗。體驗如同啞子吃蜜，祇覺其甜，而無法說出。因為佛教的成就，多是不可思議的。非同凡夫俗子限於肉眼所習見的有什麼公式，乃是各依其願力各依其心造，而現種種不同瑞象和希有之事的。能體驗的人，去向不能體驗的人去說，不能體驗的人，無法可以觸知，如何可以相信？那也祇有「不可說」了。

歐美的物質文明是日新月異的發達，並齊奮驅的，還有心理學會，靈魂學會的組織，對於屬於精神文化的心靈之說，也竭力研究，不遺餘力。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，在美國有所謂一個「彭豪斯時代」，是由彭豪斯教授 Professor Arthur Barnhouse 創了「心靈威力」之說而起的。他說他坐在他椅上，就可以打倒地球上任何事物——從拳王喬路易以至中國的萬里長城。他擲骰子，他說要七點，就一連十次都擲的七點，可是讓別人試擲時就不靈了。後來巴克將軍 General Honus Barker 要求試驗心靈威力，命令打靶用艦隻駛向卡羅林群島，受無線電指揮的轟炸機飛向阿留申群島，問彭教授是否可擊沉艦隻擊落轟炸機？屆時彭教授閉着眼睛，鼓起嘴唇，居然巴克將軍所注視的電視板上的景物果然攪碎了。可惜心靈試驗有效不久，彭教授失蹤了，他留言，他不願做人家的工具當武器用，他要破壞武器的人。近來，有「心靈上的雷達」Mental Radar。「思想傳達」Thought Transmission。「心理動力」Psychologic Power。「傳心術」Telepathy 等倡論，更有什麼類似佛教神通力的

「遠看」「遙控」等說法。這許多許多現象，有人歸納為「精神的力量，超越一切」Psychokinesis。佛教的由心所造和真如之理，不約而同了。也已為以物質生活為重的西洋人所承認所信服了。

西洋人現正在向佛教來摸索。佛教早年流傳到歐洲，英國滅印度後，佛教那時在印度已絕跡，可能英國看不起印度文化，祇是把佛經放在倫敦博物館算了。如今又流傳到美洲，由於美國人的善根高厚——美國人的祖先，多是英國的遺學先生們，往昔這些遺學先生們不滿意英王的行為，為了另找天地，相率到新大陸——很可能有新的發展。美國各大學有的成立亞洲講座，有的設立佛教研究社，各地也有佛教的青年會，有各種佛教刊物，現至少已有四十萬佛教徒。美國佔領軍，不祇帶走了日本新娘！也有將佛法帶回去的。福特基金委員會不僅在美國做慈善事業，也捐了鉅款修建了在仰光的佛教學術研究中心。好萊塢片商，不僅攝製了聖袍千秋，米高美公司即將用七百萬美金請安魯斯先生負責去印度考察設計，準備將釋迦牟尼佛的一生，搬上銀幕。華盛頓國會圖書館搜盡了全球古今的圖書，在中文書二十八萬五千本中，有北魏及唐人所手鈔的佛經，有孤本的宋板法華經。更值得驚奇的是原子彈首創者奧本海默先生 J. Robert Oppenheimer，現在竟也鑽研梵文的佛典。原子是不可思議的，佛典更不可思議，我們不知奧氏將來是否有什麼心得，向世人發表。像這所舉，真是美不勝收，源源湧出。西醫發展到今天，專用礦質藥物已嫌不夠，開始探尋植物用藥，而找到李時珍的草木綱目。這從未減色的巨著，在西方成了時代寵兒，重新現出其價值。東方的佛法，不是神權時代的迷信，有其所以巍然長存，引人入勝之處。比之一部草木綱目，更另有其高貴價值。自會被富於實事求是和求進取精神，善於比較和選擇的西

禪門人物

百丈的大雄峯

程化集

一個人的完成之八

「如何是奇特事？」僧問百丈禪師。
「獨坐大雄峰。」百丈回答道。

這僧人於是向百丈禮拜了，百丈於是便打着他。

為什麼要打着他呢？第一，追問奇特事，就不對，因為何處更有奇特事？第二，禮拜大雄峰，就更差，因為獨坐大雄峰，實在是平常事。

據載：「百丈四歲離塵，三學該練，屬大寂闡化南昌，乃傾心依附，二十年為侍者，及至再參，於囑下方始有悟。」

百丈禪師和馬祖關於野鴨子的公案，更是流傳很廣的。百丈隨着馬大師在路上走，看見野鴨子飛過。

「是什麼？」大師問。

「野鴨子」，百丈答。

「什麼處去也？」大師問。

「飛過去也」，百丈答。

於是馬大師就也扭着百丈的鼻頭，百丈作忍痛聲。馬大師說道：

「何曾飛去？」

百丈聽了便有所省。他省悟着當野鴨子也象徵着一個「常道」時，野鴨子是不會飛去的。自馬祖當時看來，一切都是一個象徵，但在百丈未省悟之前，一切分明都是實物。一個是昭昭靈靈，一個是實實在在。只是在昭昭靈靈裡，不住在昭昭靈靈裏，也就是實實在在。在實實在在裏，不陷入實實在在裡，也就是昭昭靈靈。在這裡總要扭轉鼻頭，始識常道。省識了常道，便透過了痛苦。

第二日，馬祖陞堂，大家纔集合着，百丈便出來把拜席捲起。馬祖於是從座上下來，歸到方丈裏，旋問百丈道：

「我適來上堂，未曾說法，爾為什麼便卷却席？」

「昨日被和尚扭得鼻孔痛。」百丈回答。

「爾昨日向甚處留心？」馬祖問。

「今日鼻頭又不痛也。」百丈答。

「爾深知今日事。」馬祖說。

於是百丈便向馬祖行禮，却回到侍者寮去哭了。他的同事問他「哭作什麼？」他就叫他去問取和尚。他的同事就去問馬祖，馬祖又叫這人去問百丈自己。這人又去問百丈，百丈却呵呵大笑。這同事就說：

「爾適來哭，而今為什麼却笑？」

百丈於是回答道：

「我適來哭，而今却笑。」

要知道適來哭，而今却笑，這會是何等平常。只是平平常常，又何嘗是容易易？那只是昭昭靈靈裏的實實在在。那又是實實在在裏的昭昭靈靈。那是象徵裏的實物，所以纔成了實物的象徵。那是常道，那是野鴨子。那是扭轉了鼻頭，那是透過了痛苦。那是深知道了今日，那是隨意的哭笑。故雪竇於此頌道：

「野鴨子，知何許？馬祖見來相共語。語盡山雲海月情，依前不會，還飛去。欲飛去，却把住。」

說說野鴨子，原本是尋常話。只不過尋常話，又豈只是話尋常？要知野鴨尋常話未了，山雲海月一齊來。莫說此情無多子，乾坤畢竟為君開。不識常道，便是變端，便欲飛去。但欲飛去，常道又復現於眼前，給人把住了。

有一次，五峰，瀉山，雲巖諸禪師一齊在百丈那裏侍立着。

洋人來推陳出新，能有後來居上的成果的。佛法是有其放射能，有其深透力，有其持久性，是無處不及，永無息止為一切生命而示現而造福的。佛法是不會被囿在東方，但我憂慮在這個宗教交流中，繼打倒孔家店，佛教也會遭到數典忘祖者打擊。我以一個新佛子，曾將重慶佛教的意見，在中國佛教月刊第十二期發表，希望我們佛弟子能够繼續往開來。

報告寫完，讀了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，我讚嘆大薩遮尼乾子對嚴熾王勸告中的「莫特現在，當畏未來」這警句，我讚嘆妙果老和尚和他做壽的居士共同發心刊印這部有意義的經。現在多少人在蠅營苟苟，在暴戾恣睢！橫肆無忌，在巧取豪奪！有特無恐，祇圖一己私慾，那裡會考慮有什麼後果，那裡會想到將來！地藏菩薩說：「我觀是閻浮衆生，舉心動念，無非是罪。脫獲善利，多退初心。若遇惡緣，念念增益。」我雖皈依，難免不存留點貪嗔癡這三毒，我仍是懼怕將來！我要鞭策我自己，我要以這「莫特現在，當畏未來」警惕我自己！我並願看我文者，賜以指教。

如果真有所畏，薄照釋尊所教去做，也就可無畏了。俗云「做賊心虛」，不做賊了，又有什麼可畏？關於釋尊所教，很想找一個綱目，能够簡單明了，深刻而有力，俾把佛教的中心概念，能又包容無餘。因為具聞實在太少，現在認為從虛老和尚所開示的看破，放下，自在這六字，比較精當。我於此會念念不忘的思惟甚久，又想起信解行證這四字，頗想把這六字的意義能凝合在一起。我想：能够「看破」才起「信」，佛教「解」釋的精妙處是能够感動人要「放下」，真正能够「自在」也就是「證」得了。這其中缺少了對於「行」的準詞，我擬用「向上」這兩字。佛教的信解比較易，但要證得，非把所信所解，守得住定得穩不可。要守定，則要精進，不退轉才可。佛教是出世的，也是入世的。佛教的慈悲喜捨，六度，八正道，就是入世的行動原則。爲免了世人對於佛教的消極看法，爲正名起見，不要能把提起這意義，含蓄不露，應該用富有積極意義的「向上」，明白的標出來。釋尊可恣四眾發問的，我要求虛老和尚能恣我所擬，假若可能，則我們大家共勉於四者，走向：看破 放下 向上 自在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！